

彌足珍貴的中外國禮



今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我在北京高碑店參觀張鍾達藝術藏品展時，見到一架三角大鋼琴，這是奧地利皇帝一百多年前贈給慈禧太后的。「老佛爺」得琴後大喜，後來賜給張鍾達的曾祖父張程九。張程九與張作霖之父同輩，他熱心參政，造福一方，被鄉人所稱頌。

奧王贈慈禧大鋼琴

從康熙年代起，清朝皇帝就陸續收到外國送來的鋼琴，有的皇帝還請外國傳教士教王子彈琴。

上述那架大鋼琴於一八八二年出廠，為奧地利皇宮御用之物。琴架上的奧國皇徽依然光彩照人。琴鍵全部由象牙製成，有位朋友輕輕擊了一下，便發出了清脆圓潤的聲音。導遊說，此琴乃張總的傳家之寶，他疼愛得不得了，琴鍵是碰不得的。參觀快結束時，我對導遊說，我也有一個「琴鍵碰不得」的故事，她很感興趣，讓我趕緊講講。

一九八五年初春，我陪中國女高音歌唱家胡曉平到柴可夫斯基故居參觀，此地離莫斯科大約有一百六十公里遠。故居內柴翁當年彈過的一架大鋼琴，讓胡曉平流連忘返。導遊說，這架琴的琴鍵是不讓人人碰的，只有柴氏鋼琴比賽金牌得主，才能有幸坐在琴旁彈上一曲。之後又說：你們的劉詩昆（許多蘇聯人都知道這位中國鋼琴家的大名）曾來過這裡，是與美國的范·克萊本一起來的，他因爲屈居第二，當時，只好站在一旁聽范·克萊本彈。據我所知，劉詩昆是很佩服那位美國大鋼琴家的，有一次，在接受鳳凰衛視陳魯豫採訪時，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：在秦城監獄坐牢時，有一天突然悟到了范·克萊本彈琴之神韻。

搬不動的沉重之禮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相當親密。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爲了向毛澤東示好，把莫斯科郊外一幢別墅贈送給中國政府，作爲中國駐蘇聯大使官邸用。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最初座落在莫斯科科羅勃金胡同十三號，後來遷到市西南列寧山上的友誼街六號。幾任中國大使嫌這幢別墅離使館還很少用，只是夏天有時到此處避暑，平時則居住和工作在城裡使館內。其實，莫斯科的夏天涼爽，最高溫度一般也就二十七八度，無暑可避。大使夏天碰上節假日，時不時地到這幢別墅小住一兩天，以不負人家一番好意。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，中蘇關係不斷惡化，中國使節就不再用這幢別墅了。

無獨有偶，吉布提領導人也贈給我國政府一份同樣「沉重」的禮物。一九八八年，吉總統古萊德致函中國大使稱：決定將自己在山上的一幢別墅，連同全套設備和傢具贈送給中國政府，供中國使館人員避暑用。緊接着，吉方又以政府名義，在別墅內爲饋贈事舉行了隆重的交接儀式和盛大招待會，吉總統、總理、議長以及軍政大員幾乎全部出席。

亦「輕」亦「重」的奇石

美國總統卡特訪華期間，送給中國領導人華國鋒一份特殊「大」禮：一塊月球岩石樣本。此物只有一克重，體積相當於一個大拇指甲蓋的二三分之一。美方並沒有說明，這塊超微型月球岩石，位於月球表面哪一個部位，採自哪一次美國阿波羅號飛船登月。看來，卡特給華國鋒打了一個「詭計」。這位中國領導人對這塊奇石很感興趣，讓中國科學院設法弄清其來歷。中科院一位負責人馬上想起了歐陽自遠。歐陽是一位天體化學家，有「嫦娥之父」的美譽。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他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十八萬公里以外的月宮。

歐陽自遠看到這一丁點兒「從天外飛來的小物件兒」之後，興奮得一連幾夜無眠。這是一次天賜良機，使他得以與「寂寞嫦娥舒廣袖」之地首次進行親密接觸。他把這塊岩石樣品輕輕地一分爲二，半克留作研究用，另半克則交給北京天文館向公衆展出。

歐陽組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大團隊，對這塊「輕」如鴻毛、「重」若泰山的月球岩石樣本，以多個學科的角度，從「頭」到「腳」，由表及裡，進行了「無情的」「盤剝壓榨式」研究。

結果，這個「歐陽團隊」不僅確定了此岩石在月球上的具體方位，而且還認定它是「阿波羅十七號」所採集到的70017-291號樣品。美國人得知歐陽自遠的這一研究成果後，感到極爲驚訝和佩服。

禮物，包括國禮，固有輕重之分，但有時也難有「重」與「非重」之別，俗話說得好：「千里送鴻毛，禮輕仁義重」。三車皮土特產、一幢政府別墅、一輛「大吉斯」、一架大鋼琴，固然重得很，但一隻華清池小柿子、一頁悼文真跡、一紙英國女王舊箋、一克重的月球岩石，也「沉甸甸」的，不見得就比那些「龐然大物」輕。（下）

大作家孫犁文革時曾被掃入牛鬼蛇神之列，但從日後追憶文字中可看出，他當時屈辱歸屈辱，卻並無太強烈的憤懣。相信這是因爲作家心靈深處有一份大沉穩。還用說嗎？即使在人妖顛倒的浩劫歲月，孫犁內心仍有堅實的「墊底」——他的《白洋淀紀事》、《風雲初記》和《鐵木前傳》是無人能超越的文學豐碑。事實上，文革中許多失去自由的人士身陷囹圄時，正是靠回憶孫犁等人作品的優美文字度過難堪時日的。

然而，孫犁因感情異常細膩執著，有些世俗及

常見的小卑劣卻令他痛不欲生。這從他的「耘齋小說」中可以看出。譬如，有一個平時靠算命謀生的女相士在批鬥時自報家門爲「反動文人」，臨了又添了一句「和孫犁一樣」。在旁人聽來，女相士自輕自賤頗有幾分幽默，至於動機也想像得到：藉油腔滑調來耀一下批鬥場合的肅殺氣氛，也不失爲一種「曲線反抗」。

但對當事人孫犁則是難以忍受的侮辱，好比捱了暴徒一記悶棍的不幸者，又順手打身邊厄運者一巴掌，以期引發一場哄堂大笑。活脫脫是一個「女版阿Q」。女相士當時想不到，她的高明調侃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。設身處地想想，你女相士滿含眼

淚的苦難莫非也可不由分說被嘲弄的嗎？

孫犁謙卑，一向不以資深革命者自居，對吃迷信飯的算命人並不鄙視，從無左派們對該職業的蔑視。可是，想不到，他的這份大度、同情與尊重卻遭遇奸巧的反噬。其實，被辱沒的還包括孫犁革命者的資歷。黨內極左派稱他「反動」，他尚且不服氣，要爭辯一番，想不到「落後群衆」竟也如此奚落自己，真是「虎落平陽被犬欺」也。但孫犁是具有大智慧之人，很快想通，是敗壞的世道令心靈扭曲，女相士不是罪惡的源頭。是，小奸小壞可原諒，化敵爲友也無妨，但耕播大奸大惡者，絕不能饒恕。走着瞧吧。

（本草綱目）中寫道：「多食牡蠣，能明潔皮膚，且補腎壯陽，並能治虛，解丹毒。」此外，還稱牡蠣殼爲上品。自唐代就

有牡蠣肉可生津、解乏，滋潤可潤肺，可治虛症。

（本草綱目）中寫道：「牡蠣肉可生津、解乏，滋潤可潤肺，可治虛症。」

（本草綱目）中寫道：「牡蠣肉可生津、解乏，滋潤可潤肺，可治虛症。」